

三岛由纪夫《假面自白》中的“内在小孩”试析

徐嫣华

提 要：三岛由纪夫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由于他最初成名作《假面自白》中的诸多情节与三岛的个人际遇相吻合，因此该小说也被认为是三岛的长篇自白体小说。该小说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来自学界的广泛讨论，各方试图揭开“假面”背后的真正意义。本文将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通过文本细读和叙事语境的考察，解析三岛语境中“内在小孩”的含义，进而揭示《假面自白》中所呈现的三岛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假面自白；内在小孩；三岛由纪夫

An Analysis of "Inner Child" in Yukio Mishima's Confession of a Mask

Xu Yanhua

Abstract: Yukio Mishima was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his novel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 Mishima's full-length confessional novel because many of the plots in his first famous novel, Confession of a Mask, coincide with the actual life situation of Mishima.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 novel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various parties try to reveal the true meaning behind the "mask". The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ner child" in psychological psychoanalysis, and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ext, we will present and see through Mishima's "inner child" to get close to the real Mishima in Confession of a Mask.

Key Words: Confession of a Mask; inner child; Yukio Mishima

《假面自白》于1949年7月由河出书房出版社出版，这是三岛由纪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记录了1925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主人公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小说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来自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小说中的诸多情节和描

写与三岛的个人生活相吻合，因此该小说也被认为是三岛的长篇自白体小说。有关该小说的研究也涉及多个领域，特别是对“假面”和“自白”这一组矛盾用词的解读，学界各持己见。

“内在小孩”理论首次出现于荣格

1940年出版的《儿童原型心理学》一书，此后“内在小孩”理论不断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根植于人类潜意识中一种隐喻。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和叙事语境的考察，揭示《假面白白》中“内在小孩”的真实含义，进而走进作者内心真正的“自白”。

一、三岛“内在小孩”的呈现

《假面白白》是三岛由纪夫的成名作，作品不仅描述了“我”的出生、家庭状况、幼年时奇绝诡异的内心世界，同时描写了“我”在青春期与同学妹妹园子的恋爱经历。虽然，最终“我”因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而结束了这段关系，但“我”立志肉体上的自我锤炼，力图打造强健而富于野性的肉体。

该小说的开篇就透露着一种灵异。

无论他们怎么说给我听，怎么笑着离我而去，我总是相信看到自己出生情景的体验。也许是从当时在场的人让我听到的他们谈话的记忆得来的，或是从我凭空想象中得来的，总之肯定是什么地方得来的。那就是我刚出生后第一次给我洗澡的盆檐。那是个清爽的初次使

用的木盆，从里面看，光线微弱地照在盆檐上。只有那个地方，木质耀眼，看上去像是用金子做的。水波荡漾，它的舌尖几乎要舔到那里。但是，那盆檐下面的水，也许是由于光线的反射，或是光线也照射到那里，恬静地映照着，闪闪发光的小水波，看上去像在不断地碰碰撞撞^[1]。

这样的记忆自然是不被大人所认同的。“因为‘我’出生在晚上9点，不可能

有阳光照射进来。”这样的描述按照常理确实很难令人理解。现代科学表明，婴儿明显出现记忆现象大约在出生后4~5个月，而且当时的再认所能保持的时间也不长。所以三岛成年后保持着刚出生时洗澡的记忆几乎是不可能的。三岛自己也不清楚这样的记忆来自何方：“也许是从当时在场的人让我听到的他们谈话的记忆得来的，或是从我凭空想象中得来的，总之肯定是什么地方得来的。”

然而，结合荣格心理学“内在小孩”理论，三岛的记忆是有迹可循的。“内在小孩”概念最早出现在荣格1940年出版的《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Archetype》中^[2]。此后，在1963年荣格又在《Your Inner Child of the Past》一书中讨论了“内在小孩”概念及治疗方法。在荣格看来“内在小孩”是从潜意识——人类本性的深处所诞生，而意识对此却一无所知。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小孩”，这个小孩就是我们内心未成长，未安抚好的部分。“内在小孩”代表的是所有存在中最强大的冲动——努力想要连接真正的自己的冲动。而这种想要自我了解的力量既是一种自然规律，也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

“内在小孩”有着我们对幼年时期的自己最初的意象。当我们通过想像，碰触我们内在的小孩时，才能碰触真实的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孩，可能很恐怖，可能很痛苦，但会让我们变得真实^[3]。而三岛这段对刚出生时婴儿的记忆，恰恰是他对自己内在小孩的想像。

三岛的内在婴儿不是在宽大松软舒适的床上，而是在一个水波荡漾的盆子里。光线微弱，一个婴儿在洗澡，却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的身影。也许是光线的反

射，或者由于光线直接照射，可以看到发着微光的小水波。可能因为婴儿在水盆中划动吧，水波在不断地碰撞。这个婴儿既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看不到他的表情。在这样微弱的光线中，一个婴儿孤独地躺在水盆里。

弗洛伊德的著作《性学三论》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三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阿姨回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男孩回答：“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

可是没人回应在水盆里的婴儿三岛。他只好自己在那微弱的光线中注视着好似恬静的水波。而无人回应之地，那就是绝境。

二、三岛“内在小孩”的透视

三岛的祖母永井夏出生于显赫的武士之家，在皇宫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后下嫁三岛的祖父平冈定太郎。平冈定太郎原本出生于农村，属于失去土地的最下层，之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步入政坛，先后出任福岛县知事和桦太厅长官，因此得以娶了贵族出生的妻子，即三岛的祖母永井夏。但其祖父此后因政治斗争退出政界改行搞实业却屡遭失败，家境一落千丈。俗话说，由奢入俭难。贫困对于三岛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在三岛祖母夏子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面对家境的没落，贵族出身的她几乎生出病态的虚荣。由于三岛的父亲平冈梓生性懦弱胆小，祖母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岛上。

三岛的母亲倭文重曾如此写到她自身的痛苦。“三岛一生下来，就马上和作为生母的我分离，而成长于长年因为深受梅毒侵

扰的祖母身边，这样异常的生活持续了好些年。我那时觉悟到公威（三岛的幼名）的一生将伴随着黑暗。”在这样的黑暗中，三岛长到一周岁。有次趁祖母夏子外出观赏歌舞伎，母亲带他上楼，结果他不慎踩到母亲的长裙下摆，从楼梯滚落，摔伤了额头。这个意外使三岛和其母亲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祖母甚至雇了一名护士，专门看管他，就连在一楼三岛都不能自由地走动了。而且由于祖母夏子患坐骨神经痛，她不能容忍任何屋里有声响，开门关门，甚至三岛不小心跌倒，只要发出一点声音，她都会厉声斥责。三岛，多数时间都在这样的胆战心惊中度过他的童年。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机的童年。

埃里克森^[4]（1950）将儿童早期人际关系的若干过程解释为：早期依赖（信任对怀疑）、分离个体化（自主对羞怯和怀疑）以及更高级的身份认同（主动对内疚）阶段。而残缺的“内在小孩”往往在这些阶段出现了固着问题。三岛的人格障碍似乎固着在分离——个体化之前的阶段，他无法分辨内在主观与外在客观之间的差别。他的焦虑主要来自于对“毁灭”的恐惧，他甚至不能完整地感觉自己的存在，更无法感受自己的存在满意与否。

无法感知自身存在的三岛常常会真切地询问此类问题。“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甚至“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确实存在？”三岛几乎在自己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对自身的存在问题展开了探索。在《假面自白》中，也多次出现了质疑“毁灭”与“存在”的有关文字：

那病——自我中毒^[5]成了我的痼疾。每月一次，或轻或重它总要造访我，并多次出现危机。那是向我走近的疾病的脚步声，我

的意识开始变得专注于分辨它到底是接近死亡的疾病，还是远离死亡的疾病^[6]。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第一次谈及死亡，在身体症状的影响下，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与死亡的距离。此时，作者身体的症状是一种短暂性的休克反应。据三岛在作品中自述，这个疾病在“我5岁那年元旦的早晨突发，并且此后每月一次，或轻或重它总要造访我”，由此可见，此时正是“我”对自己存在产生疑惑的伊始。在祖母强大的控制欲下，“我”的精神意志被逐渐扼杀。以下的描述更是可见一斑：

另外，我对幻想自己战死、被杀状态感到高兴。尽管如此，可我比别人更感到对死亡的恐惧。有天早晨，我把女佣欺负哭了，这女佣又以没事似的笑脸出现，伺候我吃饭，看到这，我从她那笑脸里，读到了种种意味。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她想法子取胜希望的恶魔的微笑。也许是她为报复我，有毒死我的企图。我的心因恐惧而跳动不已。肯定毒被投入了酱汤里。凡有这种想法的早晨，我决不去碰酱汤。而且几次吃完饭离开座位，我都盯着女佣的脸，差点说出“看到了吗？”那女子在餐桌对面，好象因毒杀的企图暴露而失魂落魄不能站立，只是很遗憾地注视着变凉了的、甚至漂浮着灰尘的酱汤。

（中略）后来，妹妹弟弟出世，他们在父亲的关怀下（不像我被委托给祖母），像孩子一样自由成长。不过，我并不那么羡慕他们的自由和放肆^[7]。

正因为我的自由意志被绞杀，因此，

想像自己的死亡以及被杀成为让“我”高兴的事情。因为只有“死”这件事，是“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与此同时，“我”却愈发对死亡感到恐惧。由幻想和现实对“死”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无所适从，并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迷惘。“我”把女佣欺负哭了，却从她的笑脸里读出了毒死“我”的企图。这不能不说是我“我”的一种被害妄想症。精神病学研究认为，被害妄想是心理上的一种防卫过当方式。而究其原因，也是源于患者所承受的非常人能及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内心非常惧怕、惊恐，并且觉得求助无门，四面楚歌。三岛的弟弟妹妹出生后，他们能够在父母身边像孩子一样自由成长，而三岛同样作为一个孩子，竟然完全不羡慕这样的自由和放肆。这里的描述也是矛盾的，可以窥见“我”拒绝承认负性体验的存在。“否认”作为一种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多数人偶尔会用于抵御生活中的不快，许多人也频繁地利用它来应对无法抗拒的压力，但在明显矛盾的事实中采用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可以说是心理障碍的一种表现。因而，三岛的“内在小孩”也是某种精神病性人格障碍的呈现。

精神病性人格障碍者最主要的原始冲突基本都与存在意识有关：生命与死亡，存在与湮灭，安全与恐惧。“生存还是毁灭”成为他们永恒的主题。精神病性痛苦常常是因为自我防御过于强大，任强大的本我无情的肆虐^[8]。同时，他们也无法融入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日常的“现实”若即若离。他们的原始冲动常常会冲破自身的防御系统，呈现出一种精神病性状态。但三岛为何能维持着正常人的表象？因为文学创作承接了他的横冲直撞。他的作品里，本我肆意流露：有相信世界终将

一种方式崩溃的角色；有永远也找不到真实存在的角色；有因为偷窥欲最终身败名裂的角色；有矢志不渝的同性恋者……。他不断地在作品中描述美与丑、爱与憎的对立，呈现自己波涛汹涌的原欲。正因为他的原始冲动都被释放于文学创作中，日常的三岛得以努力生活得像正常人。

三岛的父亲平冈梓曾说，三岛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都没有自身的评判标准。比如同样一碗炒饭，只要甲店的价格比乙店高，他肯定会觉得甲店的炒饭更好吃。对于三岛来说，他跟现实世界的连接就必须依靠这些具体的标准，否则现实便会失衡。著名学者唐月梅先生曾言：“三岛由纪夫笔下的‘假面’，是他本人实实在在的‘真面’”。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也许三岛认为的“真”恰恰是与现实世界产生连接的部分——细致具体的评判标准。而那充满着三岛自身本能原欲的部分自然是“假面”了。

三、生命力匮乏的“内在小孩”

在三岛的作品中，对力量的描述是随处可见的，就是在作品《假面自白》这部自传体中也不例外。

于是，近江以具有健美身躯者往往都能见到的那傲慢、懒散的劲头，慢慢地将手伸到沙子上。将下面湿润的沙子涂满手掌。然后站起来，一边粗犷地搓着手掌，一边抬眼望着头上的单杠，那目光里，闪动着亵渎神灵者的决心，将只要一闪就可以把影象摄入瞳仁中的五月的云彩和蓝天，藏在了轻蔑的荫凉之中。一个跳跃贯穿了他的全身。于

是，那适合文铁锚花纹的双臂，瞬间吊在了单杠上^[9]。

(前略)他的两只臂膀结实地胀起，他肩上的肌肉像是夏日的云彩膨胀，他腋窝中的草丛被遮盖在暗影中，看不见了。胸脯高高地与单杠摩擦，微妙地战栗着。他就这样反复地做引体向上^[10]。

只是简单的人体向上运动，但在三岛的眼中，沉淀着“健美”、“粗犷”、“结实”等字眼，展示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有学者认为，三岛对力量的喜爱来自于对阳性力量的崇拜，来自于“性倒错”的潜在意识。主角对自己孱弱的肉体自惭形秽的情节几乎涵盖了三岛的所有作品。而作家的作品正是作家潜意识的呈现。三岛对“力量”如此执着地追求，概因他自幼身体孱弱，常常为肉体的自卑而感到困扰。此后，随着审美思想的发展，他开始追求希腊式肉体美，家中的庭院里就放置着阿波罗裸体雕塑，进而开始了“肉体改造”。受武士道等日本传统主义的影响，他将“肌肉改造”视之为心灵的出路。但显然，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解决之道。

其实，作者在作品中已经窥视到了答案。

生命力，只有那生命力的过剩，折服了少年们。是生命力中过度的感觉，暴力的、只能解释为完全是为了生命本身的无目的的感觉，这种不快的疏远的充溢，压倒了他们。一个生命在他尚未开始观察时，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肌体，占领了他，穿破了他，从他体内溢出，一有机会就想凌驾于他。生命这东西，在这点上跟疾病相似。被粗暴的生命所侵蚀的他的肉体，只

是为了不惧传染的疯狂的献身而被置于这个世界上的。在惧怕传染的人的眼中，那肉体是作为一个责难的反映。——少年们摇摇晃晃地畏缩不前。^[11]

幼年的三岛，大多数时间是在心惊胆颤的家庭氛围中渡过。而成年后的三岛，由于文采出众，深受学界的赏识，在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后他也开始尝试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如剧作家、电影制作人、演员等。也因此结识了许多艺人。其中，他对若尾文子赞不绝口，堪称她的迷弟。三岛筹划亲自出演的《风之又三郎》，也请若尾做了女主角。他曾在文章中写到：

我一直以来都是若尾小姐的追随者，所以这回在《からつ風野郎》里能与之共演，让我有种莫大的喜悦。若尾小姐美好的地方在于，无论成了怎样的大明星，都不会失去分毫如同路旁野花般的芳香。明星这样的存在，本就是被装饰成人工性的美，像塑料品一样折射出一闪一闪的光亮，往往会造成丧失了生活感和实在感的人形玩偶。可是若尾小姐却能切实地将自己生命的气息，通过刚出生时那般自然的呼吸方式将之表现出来。正因此若尾小姐所出演的角色都勃发出一种真实的生活感^[12]。

若尾文子深深吸引着三岛的，正是那“野花的芬芳”，即“真实的生活感”，也就是那舒展于日月星辉下蓬勃的生命力。

提到三岛的“女神”，也不得不提丸山明宏。丸山明宏被三岛喻为“来自天上的丽人”。明宏虽是男儿身，却具有出众的美貌，是三岛的同性情人。丸山10岁时经历了原子弹爆炸，此后一直被原爆后遗

症折磨；中学时得了肺结核；40多岁患上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曾被医生告知“生命只剩3个月”。此后，身体也不断遭受病疼，但他没有放弃，至今依然活跃于日本的演艺圈。他曾向世人宣称道：“我是一只不死鸟！永远保持不屈的姿态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也许正是这种生命中永不言弃的“斗争”精神，打动了三岛，因此直至三岛45岁自杀前两周，他们还一直交往着。那一天，三岛将包有300支玫瑰花的大捧花束送给丸山明宏，并对他说：“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并用平时调侃般的语气说道：“我可不想每天说着‘你好美，你好美’这样的谎话了。

三岛去世后的第二年，明宏在佛经中看到“美伦”这个词，就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美轮”，并不再穿女装。

此外，还有越路吹雪、丰田贞子等三岛的恋人，无一都有着一个特点，那便是一种无所拘束、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而此种蓬发的生命力，恰恰是三岛缺乏的。

三岛的父亲平冈梓也曾谈到，无论做得如何过分，三岛也从未有过暴力抵抗的行为。三岛孩提时，有一次跟弟弟一起玩耍，把当时很珍贵的无线电转盘弄坏了。父亲拿着木棍子去追打他两人，弟弟拼命地逃走，而三岛却正襟危坐在那里谢罪。虽然三岛的父亲将此理解为“温和、听话”，但这对一个处于反抗期的孩童来说，明显是反常的。一个具有活生生情感活力的孩子，都会尽快的逃走，不可能听命不动，更不可能正襟危坐地谢罪。而僵化的“谢罪”行为，恰恰是一种内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表现。生命力的匮乏使三岛在个人情感中始终沉醉于对所匮乏的内在的追寻，并终其一生将自己所追求的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以

求回避它的脆弱，维系它的坚实。

四、控制与被控制中的“内在小孩”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6岁之前的人生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基本被定型。如果人在这一时期遭受创伤，他的人生中就埋下了心理疾患的种子。虽然心理防御可以帮助人们保持某种心理平衡，以延缓疾病的发生，但它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是“压抑”：将不被接纳的思想和情感压抑进入潜意识。潜意识是冰山的下层，平时是不为我们所察觉的。但潜意识能够决定每个人生活的节奏和方向，是最原始的心理能量，是一切行为的内驱力。

三岛在作品中这样描述自己幼年的生活。

大正14年[1925年]1月14日早晨，阵痛袭击了母亲。晚上9点生下了个不到5斤重的小婴儿。第7天的晚上，我被穿上法兰绒的汗衫，奶白色的纺绸内裤，碎白道花纹布的和服，祖父在一家人面前，用奉书纸[用桑科植物纤维2造的一种高级日本白纸]写下了我的名字，把它放在供桌上，置于壁龛中。

头发总是金黄色的。在一直搽用橄榄油中变得黑了起来。父母住在二楼。祖母以在二楼抚养婴儿很危险为借口，在我出生后的第49天，从母亲手中把我抢夺了过去。那是一间始终关闭着门窗、弥漫着呛人的疾患和老年人气味的祖母的病室，在那病榻边上铺放着我的铺，我就这样被养育^[13]。

从作者的描述中可见，家人对“我”的出生期待已久，如获至宝。而祖母在“我”出生49天就从母亲的身边将“我”抱走，正是呈现了一个“大母神”形象。

“大母神”并非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任何具体形象，而是在人类心理中起作用的一种内在意向。在一个“大母神”的家庭，种种细微处传达着这样的讯息——我都是对的，你们必须都按我的来。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超我主要来自于父亲，父亲必须要给孩子树立榜样，在父性榜样的引领下，孩子才能形成更全面的安全感。而三岛的安全感自婴幼儿起就崩塌了。他曾对自己的母亲说，他生命中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真正想做的。祖母夏子对三岛极尽控制，将孙子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工具。三岛的祖母夏子从小接受贵族教育，年幼时还在日本皇室有栖川宫家中学习过宫中礼仪，精通德语、法语等多门外语，原本跟桦太厅长官三岛祖父平冈定太郎可谓门当户对。可后来平冈家过快地衰落了，先是负了一大笔债，财产被没收，房子也被卖出去了。而她的丈夫，更是在政治失意后寻花问柳，留恋于温柔乡，以致使三岛的祖母感染了梅毒，终身为病疼所困扰。前后生活的巨大落差使得三岛的祖母更加意不能平，希望通过后代来重振家族。可惜三岛的父亲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任农林省官吏，却只是个平庸小官，完全无法担负如此重任，于是三岛的祖母将所有的期望强加给了她的孙子——三岛。三岛原名叫“平冈公威”，据说这个名字还是从枢密院顾问、造船界巨头古市公威男爵处借来的。

存在主义之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先于本质。选择是人的行动的必然要求，人必须时时加以选择。即使是不选择，那

也仍是选择，那时选择了不选择^[14]。

生命的意义在与选择。一切自由，一切真理和一切意义都依赖于个人做出并予以实施的选择^[15]。为自己的生命做选择，是每个人的本能。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成为自己，不断地自我实现，这样每个人才会拥有生命的本质——“活着”。人活着的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对所处的环境说“不”。但幼小的三岛没法“选择”，没法对当时的处境说“不”。然而，不管外界的控制多么强烈，控制能力多么强大，人的各种生命欲求不会消失，它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无条件的爱是，我爱你，不管因为你是谁，而是你本身拥有些什么。而功利化的爱是，你必须

做我要你做的，你只有按照我的期待去完成我才爱你。在控制性的爱的关系中，某一个人的快乐相对另一个人就是噩梦。

纵观三岛的一生，他不断地用作品去表达、去呐喊、去注解。正因为三岛的精神意志已被绞杀，未能积极探寻自身的“内在小孩”，因而他健身也好，文学创作也好，做导演也好，当演员也好，最终还是未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死亡”之于三岛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更是三岛潜意识无可奈何的选择。三岛那充满控制、专制、毫无自由的童年，就如同一个死结，将他的一生牢牢地绑定在十字架上。虽然他创作了奇异诡谲的各式作品，但这些作品注定到处是他童年的身影。

注释：

- [1] 三岛由纪夫,唐月梅译《假名自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3页。
- [2] 约翰·雍雷萧、傅湘雯译《回归内在——与你的内在小孩对话》，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
- [3] 武志红《身体知道答案》，鹭江出版社，2013年，73页。
- [4] 埃里克森：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年06月15日~1994年05月12日）美国精神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 [5] 自我中毒：指因自己体内发生的有毒代谢物引起的中毒。
- [6] 同[1]，4页。
- [7] 同[1]，10页。
- [8] 麦克威廉斯，邱官钦译《理解人格结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51页。
- [9] 同[1]，14页。
- [10] 同[1]，15页。
- [11] 同[1]，21页。
- [12] 三島由紀夫「井一杯の苺」『週刊コウロン』、1960年5月10日。
- [13] 同[1]，23页。
- [14] 夏基松、段小光《存在主义哲学评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97页。
- [15] 维克多·弗兰克尔《弗兰克尔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207页。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